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

ROMEO AND JULIET

罗密欧与茱丽叶

孙大雨译



1142

W

东54B-4

471142
SW

〔英〕莎士比亚著

罗密欧与茱丽叶

孙大雨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

本书根据 Collins Clear-Type Press 版本译出

罗密欧与朱丽叶

〔英〕莎士比亚 著

孙大雨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5 插页 3 字数 99,000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7-5327-1939-1/I·1164

平装定价:9.20 元

译 序

在我的一生中，总共翻译了八部莎剧，其中六部是集注本，另外两部则只有极少的注解。为什么这后两部没有采用著名的阜纳斯(H. H. Furness)新集注本迺译而使八部莎译都体例一致呢？

我开始尝试用音组这一格式对应莎剧诗行中的音步，作了莎剧翻译的实践，那是在一九三四年九月，我首先译了莎氏著名悲剧《黎琊王》(King Lear)，到一九三五年译竣，后经两度校改修订，又因八年抗战的耽误，迨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书的两卷集注本。在六十年代前期、“文革”前的几年里，我在身背“右派”重负的艰难境况下，又译了《罕秣莱德》、《奥赛罗》、《麦克白斯》、《暴风雨》和《冬日故事》等五部莎剧集注本。幸亏我的女儿孙佳始和女婿孙近仁医师预见到在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所必然会加给我的厄运，抢在抄家发生之前，帮我转移藏匿了这几部手稿，否则这些译稿必定招致毁灭的命运，现在就不可能有与读者见面的机会。

“文革”初期，在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次毁灭性抄家中，几乎抢走了我家里的一切生活资料，当然也包括我的藏书在内，我珍藏的许多莎翁著作及有关的工具书都离我而去。即使在“文革”那样的逆境中，我仍未忘怀自己心爱的莎译事业，又译了《萝密欧与瑯丽晔》及《威尼斯商人》两部没有集注的莎剧，因为那时我已失去了以往藉以翻译的阜纳斯新集注本原作。

这便是我所译八部莎剧为何没有体例一致、没有都是集注本的缘由。

《罗密欧与茱丽叶》在莎氏一生所写的三十七部诗剧中，是知名度较高的一出戏，这大概与人们感兴趣的爱情这一文学的永恒主题贯串全剧有关；但它是莎氏较早期的作品，在人物性格刻划与写作技巧上并不算莎氏最成熟的作品。

本剧两个主角的名字过去往往被音译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罗与朱在中文里都是姓氏，而罗密欧则是一位青年的名字，他姓芒太驹，茱丽叶是一位姑娘的名字，她姓凯布莱忒，为免一般读者在姓与名上的习惯联想，我将这出戏的题名译为《罗密欧与茱丽叶》。也有将男主角音译为柔蜜欧的，虽未尝不可，但我以为这出戏尽管以爱情为主线，一对男女主角又爱得死去活来，然而男主角的性格有勇武刚强的一面，并非那种性格软弱只有柔情蜜意的多情公子，为免读者不适当的联想，即使是音译，似乎也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此外，我对这一剧本没有更多的话要说。

孙大雨

1993. 11. 20

(孙近仁 记录整理)

罗密欧与茱丽叶

剧中人物

葛斯忒勒斯 樊洛那城邦的亲王

巴列斯 一青年贵胄，亲王的亲属

芒太驹 }
凯布莱忒 } 两家世仇的家长

一老人 凯布莱忒的表兄

罗密欧 芒太驹的儿子

茂科休 亲王的亲属，罗密欧之友

班服里奥 芒太驹的侄子，罗密欧之友

铁鲍尔忒 凯布莱忒夫人的内侄

托钵僧劳伦斯 }
托钵僧约翰 } 法朗昔斯宗僧人

鲍尔萨什 罗密欧之仆

赛普森 }
葛莱高来 } 凯布莱忒家的仆人

彼德 茱丽叶乳母的仆人

亚伯拉罕 芒太驹家的仆人

卖药人

乐工三人

合唱队

巴列斯的僮儿；另一僮儿；

一吏卒

芒太驹夫人

凯布莱忒夫人

琺丽晔 凯布莱忒之女

琺丽晔的乳母

樊洛那市民们；两家男女亲戚数人；蒙面舞伴数人；卫

士数人，巡丁数人，仆从数人

剧景：大部分在樊洛那；第五幕在孟都亚

启 幕 词

樊洛那名城有两家世族，

它们彼此间荣显正相当；

陈年的旧怨激发起新毒，

民庶中溅血将白手弄脏。

从这两姓宿仇家诞生出

一双命定了运蹇的恋人；

他们那灾重悲深的夭折

消除了两家尊亲的仇恨。

他们钟情到死也不稍休，

使得双方的爹娘敌意解；

如今两小的丧亡令人愁，

展现在台上供众位消夜。

士女们倘能耐心看和听，

现交代过简处下面会偿清。

[下。

第 一 幕

第 一 景

[樊洛那。一广场。]

[凯布莱忒家仆人赛普森与葛莱高来持剑盾上。]

赛 普 森 葛莱高来，我打赌，咱们不来搬乌煤。

葛 莱 高 来 不搬，因为要是搬的话，咱们就成了煤污徒了。

赛 普 森 我是说，咱们要是恼了，就得拔刀子。

葛 莱 高 来 对，一个人活着就得从领口里挺出脖子来。

赛 普 森 给惹动了性子，我马上动家伙。

葛 莱 高 来 可是你不轻易给惹得动家伙。

赛 普 森 芒太驹家一条狗就能惹得我发火。

葛 莱 高 来 惹动就是激动，有胆量的站着不动；所以，你若是给惹动，你就逃走。

赛 普 森 那家一条狗就会惹得我挺起腰干来；芒太驹家不管是男是女，碰到我就像碰到一堵墙。

葛 莱 高 来 那就显得你是个胆怯的奴才；因为最不中用的人靠着墙。

赛 普 森 不错；所以生性软弱的娘们，总给逼得去靠着墙；所以我要把芒太驹家的汉子们赶开墙根，

把他家的女娘们逼得靠墙。

葛莱高来 争吵是咱们两家主仆汉子们中间的事。

赛普森 主仆男女都一个样，我要显得我是个凶王；我跟他家汉子们动武以后，就要对他家女娘们行强，我要割掉她们的脑袋。

葛莱高来 女娘们的脑袋？

赛普森 哎，女娘们的脑袋，或是搞掉她们的童贞奥袋，你要怎样理会随你的便。

葛莱高来 那就得看她们怎样感觉了。

赛普森 只要我能挺得住，她们就能感觉到我：我是闻名的一条肉枪有劲。

葛莱高来 还好，你不是条鱼；否则的话，你是软不济济不成器。拔出你的家伙来；芒太驹家有两个人来了。

赛普森 我的真家伙出了鞘：你跟他们去吵；我来帮你。

葛莱高来 怎么！你要转身逃跑吗？

赛普森 你放心。

葛莱高来 不，天知道；我可对你不放心！

赛普森 我们要在法理上占先；让他们先开头。

葛莱高来 我去对他们瞪白眼，让他们对我这下子去生受。

赛普森 不，瞧他们可敢。我要对着他们咬我的大拇指；要是他们忍受了，那对他们就是个侮辱。

[亚伯拉罕与鲍尔萨什上。]

亚伯拉罕 你对我们咬你的大拇指吗，先生？

赛普森 我就是咬我的大拇指，先生。

亚伯拉罕 你对我们咬你的大拇指吗，先生？

赛 普 森 [对葛莱高来]我若是说是的,法理可在我们这一边?

葛 莱 高 来 不。

赛 普 森 [对亚伯拉罕]不,先生,我不是对你咬我的大拇指,先生;可是我咬我的大拇指,先生。

葛 莱 高 来 你吵架吗,先生?

亚 伯 拉 罕 吵架,先生!不,先生。

赛 普 森 你要是吵架,先生,我奉陪;我侍候的那一位跟你的那一个同样高明。

亚 伯 拉 罕 不见得高明。

赛 普 森 得了,先生。

葛 莱 高 来 [对赛普森]说“要高明”,这下来了我家主子的一个亲属。

赛 普 森 正是,要高明,先生。

亚 伯 拉 罕 你撒谎。

赛 普 森 你们是男子汉的话,拔出家伙来。葛莱高来,别忘了你的撒手锏。[二人斗剑]

[班服里奥上。]

班 服 里 奥 分手,傻瓜!你们快把剑收起来,你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打掉他们的家伙]

[铁鲍尔忒上。]

铁 鲍 尔 忒 什么,跟这些没心肝的狗才动武吗?
掉转头,班服里奥,瞧你这不要命。

班 服 里 奥 我不过要保持平静;收起你的剑,
或是跟我来一同制止他们。

铁 鲍 尔 忒 什么,你剑已出鞘,还要说平静!

我痛恨这胡说，正如我痛恨地狱、
所有芒太驹家的人，也痛恨你这贼：
吃我这一剑，胆小鬼！ [二人交锋。]

[两家各有若干人上，加入这混战；市
民们手持棍棒上。]

市 民 一 棍棒，钩刀，画戟！打击！打下来！
打倒凯布莱忒家人！打倒芒太驹家人！

[凯布莱忒身穿长袍，与凯布莱忒夫人同
上。]

凯 布 莱 忒 什么事这么闹？拿我的长剑来，喂呀！
凯布莱忒夫人 拿拐棍，拿拐棍！为什么你要拿长剑？
凯 布 莱 忒 拿我的剑来，我说！芒太驹那老货
来到了，挥舞着他的剑，对我挑衅。

[芒太驹与芒太驹夫人同上。]

芒 太 驹 凯布莱忒你这个坏蛋！——别拉住，
放开。

芒太驹夫人 莫跨上一步去跟人争斗。

[亲王率侍从上。]

亲 王 叛乱的臣民，破坏治安的暴徒们，
你们的刀剑浸渍着邻人的鲜血，
他们不听吗？喂呀！是人，是畜生，
你们用脉管里的紫血，来抑止自己
恶毒的狂怒所燃起的无名孽火；
我警告你们，若不听，我将用刑讯；
快从你们那血污的手里，把你们
所血淬的凶器抛掉，掷到地上去，

来听取你们震怒的亲王宣告。
起因于一句空言，老凯布莱忒，
还有芒太驹，你们已三次掀动了
市民的械斗，扰乱了街坊的安宁，
使得樊洛那年老的公民们不得不
丢开了他们庄重得体的装饰，
在他们习惯于晏安而衰颓的手中，
握上古旧的画戟，来分解你们
那病毒的仇恨：倘若你们再扰乱
我们的街坊，你们将付出生命来，
作为骚扰的代价。为这次事端，
你们其他人都离开：凯布莱忒，
你跟我同去；芒太驹下午来见我，
来听取我们的裁决，到自由老城去，
我们寻常的裁判所。再宣告一声，
大家都马上离开，不散的处死。

〔除芒太驹、芒太驹夫人及班服里奥
外，皆下。〕

芒 太 驹 这一场宿衅是谁新挑起来的？

侄儿，你说，挑动时你可在场？

班 服 里 奥 在我到来前，您对手家的几个仆人

正在跟您府上的几个仆人厮打：

我拔出剑来去分解他们：马上

赶来了火烈的铁鲍尔忒剑出鞘；

一壁厢他向我耳边吐恶言挑衅，

一壁厢他挥动武器嗖嗖响，剑刃

在他自己头上空咝咝呼啸着，
风受不了伤，对他发轻蔑的侮慢：
当我们正在冲刺劈击的那当儿，
人愈来愈多，帮这边或是帮那边，
直等到亲王来到，把双方都喝住。

芒太驹夫人 啊，萝密欧在哪里？你今天可见过他？
我非常高兴他没有加入这打斗。

班服里奥 伯母，当万众崇奉的太阳探出
东方那黄金的窗户之前一小时，
我由于心神不宁，到郊外去散步；
在城区迤西的一片枫树林中间，
我瞧见您儿子那么早已经在那里；
我向他走去；但是他一眼见到我
那时节，就匆忙隐避到树丛深处；
将我自己当时所感受的去忖度
他那片心情，独自一人时我想
找一个幽静的去处去盘桓片刻，
我兀自感觉到对自己心存厌烦，
为追求我自己的意趣，不去追踪他，
我乐于闪避他，正如他对我也闪避。

芒太驹 好几天一早有人在那里看到他，
用眼泪增加那清晨新鲜的晶露，
将深深的叹息在云层上增加层云：
当振奋众生的太阳在遥远的东方
开始从昧旦女神奥露拉的床上
拽开那层层阴暗的帐幕的时分，

我那个心情沉重的儿子便闪避
朝阳，躲回到家里来，在他寝室内
关闭了窗户，把美好的天光锁拒
在外边，形成了一个**人工黑夜**：
他这性癖肯定是**阴郁而怪异**，
除非**洵良**的规劝消除他的苦闷。

班服里奥 伯父，您知道他那烦恼的根由吗？
芒太驹 我既不知道，也无从向他问明白。
班服里奥 您可曾设法向他追问过那根由？
芒太驹 我自己和不少别的亲友都问过，
可是他，谨守着紧闭的心扉不申说，
对于他自己——我不知这话对不对——
他守口如瓶，**缄闭得恁严严密密**，
不让人家去探测或知情，正好比
一朵**俏花蕾**，在它正脉脉地含芳，
临空展放着它**馨香四溢**的花瓣，
向娇阳吐艳前，花苞被**螟虫**所啮。
只要我们能明了他为何要忧伤，
我们一知道，当尽力使他开怀。

班服里奥 瞧吧，他来了：请伯父母闪避；
我去问明他的忧愁，除非他不讲。

芒太驹 但愿你留下来去跟他对话，有幸
能得知真情。——去来，贤内，我们走。

[芒太驹与夫人同下。]

[**萝密欧**上。]

班服里奥 早安，兄弟。

萝 密 欧 天还是这么样清早吗？

班 服 里 奥 才敲过九点钟。

萝 密 欧 唉，心沉时间长。

那是我父亲不是，走开得急匆匆？

班 服 里 奥 正是。为什么心沉，萝密欧的时间
过得这样长？

萝 密 欧 因为我没有那东西；
有了时，就能使时间显得短。

班 服 里 奥 在恋爱不成？

萝 密 欧 得不到——

班 服 里 奥 失了恋？

萝 密 欧 我在恋爱，但不能得到她欢颜。

班 服 里 奥 唉呀，那情爱，看起来如此温存，
实质上却是这么样粗暴凶狠！

萝 密 欧 唉呀，那情爱，它虽然还蒙头掩面，
不用眼睛，却能看透它的意向心田！
我们到哪里去就餐？哎呀！这里
有人打过架？不用说，我已听说过。
总是起因于仇恨，更或许为了爱，
可不是，嗨呀，打情！啊哈，骂俏！
无中却兀自生出一个什么来！
啊吓，沉重的轻飘！严肃的虚幻！
整齐的形式里产生浑沦的混乱！
铅铸的羽毛，亮的烟，冷的火，病里边
有健康！醒着的睡眠，名实全不符！
我感到这股情爱，可是我对于它

没有得到满足。你觉得可笑吗？

班 服 里 奥 不好笑，兄弟，我倒有点儿想哭。

萝 密 欧 好心人，哭什么？

班 服 里 奥 为见到你的好心
受压迫。

萝 密 欧 真是，这就是爱情的罪过。

我自己的悲伤重压在我这颗心上；

你把它繁殖，使你加重了感伤；

你显示出来的这同情，压在我已经
太多的悲伤上，这真是雪上加霜！

爱情乃是叹息所吹起的一阵烟；

净化后，情人眼睛里闪烁着火焰；

一搅扰，情人的眼泪变一泓海水；

它还是什么？是非常祥和的疯狂，
哽住着喉咙的苦胆，蜜渍的甘甜。

再见了，哥哥。

[临去。

班 服 里 奥 且慢，我跟你一同去；

你若是这样丢下我，可对不起我。

萝 密 欧 莫做声，我失魂落魄，心不在焉啊；

这不是萝密欧，他是在别的地方。

班 服 里 奥 认真告诉我，你可是爱上了谁呀。

萝 密 欧 什么，可要我挨受着痛苦告诉你？

班 服 里 奥 挨痛苦！哼，用不到，只要你老实
告诉我我是谁。

萝 密 欧 你这是叫一个病人认真写遗嘱；

啊，这对我太难了，我如此病重！